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七回 林勝捉奸遭反捏 黃坤抱屈遇高僧

詩曰：禍患皆因強出頭，險教性命不能留。 當時若識反間計，何至淒涼作死囚。

話說黃坤字靜波，潮州府揭陽縣人，少時家資頗厚，不喜讀書，專好武藝，曾到少林寺拜至善為師，學練得件件精通，英雄無敵，為至善生平最得意的首徒。他自己也有一個徒弟，姓林名勝，師徒二人都因性情豪爽，最肯結交朋友。不數年間，把所遺的數萬家財，化為烏有。妻子甘氏，妹子黃玉蘭，膝下尚無子女。近來時運口遭，就連教拳也沒有人請教，婦人家最勢利，他妻子未免有些言三語四，還虧妹子在旁勸解，不致夫妻反目。黃坤逼於無奈，就到了黃安祥船上押幫，冒險出洋，暫避家中吵鬧。

自他出門之後，姑嫂二人恃著幾分姿色，就打扮著到各處庵堂遊玩。每日早晚，在門前遮遮掩掩，輕言俏語，互相調笑。這日正遇新科武解元馬釗群，在門前經過，正是狂徒淫婦，彼此都迷。知是黃坤家屬不好惹，心中卻又放不下，因見她二人常到娥眉庵，與張李二尼相好。因思此二尼與我□分投機，何不到庵內，同她們說知，看她二人有何妙計？隨即走入庵中。張靜緣、李善緣二尼笑逐顏開，便道：「今日甚風吹得解元公到此？有何貴幹，清道其詳。」馬解元道：「一則來探望，二則有件事，拜煩鼎力玉成，自當厚謝，未知二位果肯為我出力否？」靜緣獻上茶，隨說道：「小庵屢蒙佈施，小尼正感激不盡，如貴人用得著，理當效力。」善緣便笑著問道：「莫非新近看中哪家娘子，動了火，要我們二人撮合麼？」釗群拍掌笑道：「小鬼頭倒被你猜著了，我且問你，前街黃坤家常來你庵裡，這二人是黃教頭的什麼人？」

二尼聞言，伸了舌頭，縮不進去。便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她，這倒有些費手了，若問這兩個女子，倒易入手，只這礙著黃教頭師徒二人，惹她不得。」馬解元著急道：「到底是他什麼人？何妨直說，我自有主意！」二尼道：「那年紀大的，鵝蛋臉，肥肥白白的，四寸金蓮，不高不矮的，是黃坤之妻曾氏。那年紀□五六歲，瓜子臉，楊柳身材，三寸金蓮，打條鬆辮的，是他妹子，名喚玉蘭。她二人倒是風流性格，所以與我二人□分意合，每遇空閒必到庵中玩笑。解元如果合眼，只黃玉蘭尚未對親，小尼倒可與你說合，娶來做個偏房，諒黃教頭現下景況不佳，多予些銀子，定然願意，況且解元要她，豈有不願之理？若冒險勾當，被他師徒知道，恐有性命之憂，不識尊意如何？」

這馬釗群乃是個好色之人，今聽二尼如此推托，忙在袖內摸出三□兩銀子，擺在桌上說道：「這個望二位收下，聊為齋糧，倘事成之日，再行重謝。至他師徒本領，我豈不知？今喜他出洋在外，不至於就回，我再著人把林勝請到別處去，將他師徒絆住，不放他回家，天大的事也無妨了，你也知我的脾氣，不過一時適意，過了一月兩月，興致完了，就丟開手的。就是他師徒回來，無憑無據，也奈何我不得，你們更不相干，你道這條計策妙不妙？」

二尼見了雪白的銀子，已經丟不開手，又聽這番議論，早把黃、林的厲害置諸度外了。即忙道：「些少事情，豈可又破費解元公呢？這斷不敢領。」釗群道：「此不過略表寸心，將來還當厚酬。」二尼虛讓一番，便收下說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明日解元公請先來躲入禪房，待我備下齋筵，邀她姑嫂來敘，酒至半酣，我就如此如此，包管妥當。」釗群大喜，計議明白，拜別而去，這且不提。

再說二尼，次日就備下一桌菜，擺在臥室之內，早見釗群走將進來，隨即見了禮，將身坐下，他相貌原本魁梧，今日再一打扮，雖不及潘安、宋玉的風流，也是個偷香竊玉的聖手，又在腰內摸出五兩銀子，送予二尼，作為今日酒菜費用。二尼謝了收下。三人一同早膳，吃過茶煙，二尼就叫他躲入靜室之內，善緣就出去請她姑嫂。出了庵門，來到黃家，正見甘氏與玉蘭在門裡窺街，一見李尼到來，忙開門笑問道：「這幾天總不見你們來，定然是施主們到來住宿，不得空閒麼？」善緣答道：「正因此失候，今日庵中功德完滿，師兄著我來請你姑嫂二位到庵暢敘，千祈勿卻。」

二人聞言，□分歡喜，就走入房內，備了香資，玉蘭奉了茶來，姑嫂隨即換了衣服，將門鎖了，與李尼同走到庵中。靜緣接了進去，說道：「我二人因各施主到此齋醮，略備素筵，今年靠菩薩庇佑，各檀越善心，也還剩些齋糧，今日酬神了願，特請你二位來此一醉。」甘氏道：「又來叨擾。」隨將香資送予靜緣道：「些微之敬，望師父代我在佛前上炷好香。」二尼道：「大娘既是誠心拜佛，小尼只得領下了，替你上香，求菩薩庇佑，早見拜璋之喜，便是大官人在外，也要求神力扶持，水陸平安。」說罷將錢收了，便邀入內室。甘氏玉蘭見酒菜備的□分豐盛，便道：「這席若是因我二人而設，怎生過意得去？」二尼道：「這叫做借花獻佛，這是各施主備多了剩下的，二位只管請用。」

二人信以為真，彼此分賓主坐下，開懷暢飲。所談的多是些風流話，看看將醉，二尼用言相挑道：「我二人少年時，風花雪月，也就快活過來，皆因主婦不容，賭氣削了頭髮，中年出家，每遇酒後，必要想起那少年之事，姑娘是未曾嘗過滋味的，倒不必說，只虧大娘如此青春，官人不在家，何不想個法兒，及時行樂呢？」

甘氏本是一個行為不端的人，今再半醉，被二尼抓著癢處，便歎了一聲道：「那冤家與我無緣，他並不以我為事，就是他在家，也同出外一樣，還虧我這姑娘性情相合，彼此說得投機，倒可消卻心頭煩悶。」靜緣道：「原來大官人如此無情，天下有情人最多，何妨結識一個，終身受用。這話原不該我出家人說，只是大娘如此好人，偏嫁了這般丈夫，所以我不避嫌疑，不知大娘心下如何？大姑娘將來要望菩薩保佑，配個姑爺，千萬不要像令兄這樣才好。」這一席話，把甘氏說出心思來，隨紅了臉道：「我雖久有此心，只因難遇其人。」

馬釗群在外面，早已聽得明白，故意撒將過來，大聲說道：「二位師父如此上好齋筵，不知會我，你吃得過意否？」一面說，就坐了下來，哈哈大笑。甘氏姑嫂正欲起身迴避，二尼一邊笑，一邊將她姑嫂二人按一個歸了坐位。說道：「無用回避，這就是新科武解元馬老爺，是我這庵裡的大施主。」便假問道：「解元公無事不登三寶殿，大約又想打齋，叫我們唸經超度，是不是？」釗群會意，就假做悲傷之形答道：「正因這冤家，雖自她去世，諸事從厚，究竟弄得我心中不安，明日是她週期，故特來請師父們與我做一壇功德，以了心願，不知有客在此，衝撞莫怪。」

二尼又贊他□分情重：「也是這位娘子有福，結識了你，許多富貴人家正室，也沒有如此。」釗群道：「這也算不了甚麼，不過盡我一點心吧，想她得病到今，共花銀子千兩有餘，生時用的不算。只是徒勞而無功。」說著，就假裝拭淚，便趁勢問道：「這二位娘子尊姓，是誰家寶眷？」二尼答道：「這位是黃教頭的夫人甘氏，這是他妹子玉蘭姑娘，今日請她吃齋，不期有緣，與解元公相遇。這都是姐妹一般，又無外人，何妨同席，解元公若不嫌殘席，就請用幾杯素酒。」甘氏姑嫂聽了他一派胡言，錯認為馬釗群是個憐香惜玉的人，所以口雖推辭，身卻不動。二尼知道合意，連忙重整杯盤。飲到醅酌之際，二尼借事走開，讓他三人暢飲不提。

後來馬釗群就在黃坤家內暗去明來。直至冬至，這天合該有事，正遇林勝因師父出門許久，未知曾否回家。今日冬節，徒弟不在館中，故此到黃家探望，一進門撞見姦夫淫婦三人在廳上飲酒，林勝大怒，一腳將桌踢翻，追上前來捉拿，嚇得姑嫂二人大驚失色，死命上前纏住林勝，馬釗群趁勢逃脫。林勝因自己是個徒弟，不好□分與他姑嫂為難，只得恨恨而去。當下甘氏與玉蘭道：「雖解元未曾被他捉住，此事究屬不妙，你我且到庵中與二位大師商議個法子為好。」於是二人走到娥眉庵說與二尼知道。她兩人也著急道：「追究起來，連我二人也不了。」忽見靜緣笑道：「我有一計，候大官人回來，你只說林勝冬節吃醉酒來強姦你姑嫂，使下個毒手，等他一見面，把林勝殺了，使他開口不得，這事就無妨了。你們道好不好？」二人聞計大喜，說道：「果然妙計！」便回家等候黃坤回家不提。

再表黃坤在黃安祥鯊魚船押幫，幸得太平無事，將年年底，各部回港過年，本年出洋風順，船主獲利不少。黃坤所得工銀花紅

釐頭，共有五六百兩之多，雖非大財，卻也略得寬心。船到汕頭靠了岸，各水手都回府城，黃坤也將行李搬回家中，給了挑力，方才坐定。甘氏與玉蘭就放聲大哭，訴說「林勝詐醉，前來調戲我二人，官人若早回三日，也免受他這番辱，他見我二人不從，就嚇我們道：若不順從我，將來見了師父，就說你們在家偷漢子，你們性命就不保了。意欲用強，復見我二人要喊出聲來，才選了出去。」黃坤聞言，直激得怒目圓睜，大罵：「小畜生，調戲師母，該當何罪？我不殺你這賊子誓不為人。」是晚用過飯，進房歇宿，甘氏又在枕邊悲悲切切，搬弄一番，把黃坤幾乎氣裂肚皮，一夜如何睡得著？一到天明就爬起來，藏了腰刀，叫甘氏開了門，我去找林勝就來。甘氏見他中計，心中歡喜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黃坤出了門，直奔狀元亭巷而來，林勝向來在此處攤館看守門口，得錢度日。黃坤走到巷口，只見林勝從館裡出來，看見師父，正要施禮。不料黃坤一見他，如火上加油，拔出刀來，照頭就劈，大罵：「小畜生，你做的好事！」幸而林勝有工夫，連忙躲開，大叫：「師父，且莫動手，有話請說。」黃坤哪裡肯聽，只是刀刀向致命處劈來，因為時候太早，無人勸阻，林勝見不是頭路，只得逃生，退出巷口，此時街口欄柵，尚未盡開，黃坤追到那裡，一刀劈來，林勝無法，就拔下一根木柱，趁勢一迎，那刀斬入木內，林勝將手一放，一溜煙逃脫去了，黃坤拔下刀時，他已走去七八丈遠了，到底腳快年輕，黃坤哪能趕上。此時林勝也不敢回家，心中想：「這師父如此，定有原故，這時他盛怒之下，諒難分辯，且出門去避過風頭再說不遲。」搭船逃到廣州去了，丟下慢表。

此時黃坤因追林勝不上，心中憤恨，回到家中，還是怒氣不息，見了妻妹，就將斬著柵柱，拔下刀來被他走脫等情說了一遍。甘氏道：「幸虧官人回來，方泄了這口惡氣，如日後遇見，定要將他結果。」黃坤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自此黃坤就住在家中，初時甘氏因要他殺林勝，所以竭力奉承，後來姑嫂二人想起情人來，未免嫌他礙眼，就私下著二尼與釗群計議。釗群道：「她姑嫂如要與我做長久夫妻，須在海陽縣中出首，說黃坤歷年出外，以押幫為名，實則暗中串合大盜，坐地分贓，氏等為其妻妹，屢諫成仇，將來事發，恐被干連，只得在大老爺臺前出首，祈望筆下超生，感恩不盡。一面待我親見縣主，請他重辦，我們就可做長久夫妻了。」

姑嫂二人聽了大喜，果然依他口氣，請人做下狀詞，瞞了黃坤在縣遞了。知府見是盜案，不敢怠慢，立即出了火簽，捉拿黃坤到案審辦。當承差岑安、邱祥等稟稱：「黃坤精通拳棒，有兼人之勇，他在本地歷做領頭，□分厲害，無人不知，求大老爺寬限幾天，待小的用計把他捉來。」縣主點頭道：「昨日馬釗群解元稟他打劫典當，也說他武藝高強，你等務須小心機密，限五天務要拿來，本縣重重有賞，如若怠慢被他逃脫，即行重辦不貸。」二總役領了簽票，退下堂來，在班房內招齊通班捕快，各人商酌停妥，約定明日下帖去請他來教授武藝。他歷來教授營伍差館武藝，居以為常，哪知這次有人暗中害他，所以並不推辭，一請就到，被這班差役酒中下了蒙汗藥，將他灌醉，用大鏈鎖了他手腳，用籠抬了。眾衙役弓上弦、刀出鞘，押解上堂。他到了堂上，方才酒醒，自念生平並不為非作歹，何致遭此官司？細問相熟差人，才知是妻妹出首及馬解元告他打劫當鋪，故此縣主命捉拿他到案。此時才悟林勝之事是中了奸計，追悔無及。便長歎一聲道：「不料我竟遭了這婦人的毒手。」

只見縣主升了公案吩咐把犯人帶上，差役答應一聲，把他抬上丹墀，放落在地，因捆得他緊，不能直跪，只縮了一團。縣主喝問道：「你可是黃坤麼？」答道：「小人正是黃坤。」縣主道：「你好生大膽，串合海洋大盜，私收陋規，勒索出洋船隻，包幫花紅銀兩，打劫當鋪，坐地分贓，問你該當何罪？」黃坤道：「小人歷年在黃安祥鹹魚船押幫，並未押過別船，每月工銀不過數元，至於花紅，是由船主利息盈餘內抽出，從公分派，各水手均得同沾，如有勒索情弊，該船豈肯容留，今黃安祥的船，在冬節回港，小人回家，只得數天，倘若打劫當鋪，安能插翅飛回？求大老爺明見。小人每年出洋日子居多，在家日少，這馬釗群必與小人妻妹有奸，誣造重罪，欲置小人於死地，若蒙天恩，只要去查黃安祥船主便知小人是冤枉了。」

縣主拍案喝道：「不動大刑，諒你不招，左右與我用頭號夾棍，把他夾起來。」因這黃坤煉就的筋骨，堅硬非常，當下差役已將繩索收盡，還是不招，縣主無奈只得命將他放下，就把告他的兩張狀紙，叫差役念給他聽。說道：「本縣今天有了你自家妻妹首告的狀詞，豈肯輕輕放過，你認也是死，不認就抗刑，也是死，你如再不招，本縣就要用極刑了。」黃坤低頭想道：「這狗官想貪功，斷難饒我性命，不如權且認了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」便道：「行劫之事，我本未曾做過，今被通不過只得認了。」縣主大喜，忙叫寫了供詞，將他收監，候通稟上憲。

卻說馬釗群聞此訊息，姦夫淫婦□分歡喜，這且丟下不表。再說林勝赴省，缺乏盤川，一路賣武度日。到了省城，聞說西門地方□分熱鬧，就到西門外擺了場子，要拳弄棒，看的人齊聲喝采，早驚動了西禪寺武館中人，就請他到寺裡款茶。恰遇至善，見是徒孫，急問：「因何到此？」林勝忙上前叩見，便將師父追殺之事細說一番。至善及眾人都道：「此必是淫婦的挑撥。」

至善隨將此事細細的寫了一信，即叫林勝趕回潮州，叫他來見我，自有道理。千萬莫遲，都怕他性命還要遭在淫婦之手裡。林勝就即刻拜辭，起程連夜趕回，見了母親，方知師父果然被害，收在監中。心中□分傷感，隨即帶了至善的信，走到監門，幸而都是認識的人，用了些小費，進到獄中見了師父，抱頭大哭，就呈上至善的書信。黃坤看了，即囑咐林勝：「快些趕上省城，求師父來救我性命。」林勝將前後各事說了一番，又把身邊所餘的銀兩送予師父在監中零用，寬心靜候徒弟相救便了。正是：

妻妹已將身陷害，師徒猶幸體安康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